

历史留痕，老北京市井文化丛书

流浪的肖邦 著

京城

老范儿

关于北京
关于北京三十年江湖
关于我必须凝聚在心的那些故事。

 煤炭工业出版社

*Beijing's
rogue clue*

京城老泡儿

(精华版)

——给你想看的故事

煤炭工业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老泡儿 / 流浪的肖邦著. —北京: 煤炭工业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 - 7 - 5020 - 5496 - 0

I. ①京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7223 号

京城老泡儿

著 者 流浪的肖邦

责任编辑 马明仁

特约编辑 毕晓东

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

出版发行 煤炭工业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5 号 100029)

电 话 010 - 84657898 (总编室)

010 - 64018321 (发行部) 010 - 84657880 (读者服务部)

电子信箱 cciph612@126. com

网 址 www. cciph. com. cn
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¹/₁₆ 印张 17 字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社内编号 8359

定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010 - 84657880

善不积，不足以成
名。恶不积，不足以
灭身。

不祥

势可为者而不为
即是善；
力可行善而不为
即是恶。

二〇〇五年春

京城顽主故事奇多，
酸甜苦辣命中定夺。

冰作君

盗亦有道
那和

Beijing's
reggie club

前言

2015年，冯小刚主演的电影《老炮儿》在京城院线热映，因为影片讲的是上世纪70年代北京城发生的事儿，所以猛吊北京人的怀旧胃口，当然，也引起一些老北京人的热议。老炮儿演老炮儿，可谓一“炮”打响。

《老炮儿》引发热议，除了片子内容和视觉艺术本身之外，就是片名儿，即什么是“老炮儿”？

很多人认为“老炮儿”，是一句典型的北京土话。影片简介也是这么告诉观众的：“老炮儿在北京话中，专指提笼架鸟，无所事事的老混混。”

这部电影所塑造的“老炮儿”六爷，的确有老北京“爷”的范儿。是一个玩虫养鸟，游手好闲，好打不平，爱管闲事，整里拔尊，横中扬腕的“混混儿”形象。

其实“混混儿”这个词是天津话，跟上海话“瘪三”、“阿飞”一样，都是流氓的意思。在影片的编剧看来，“老炮儿”也跟这些词儿一样，是流氓的代名词。

不过，从影片所塑造的六爷形象看，又不同于一般的流氓，所以让许多年轻人，尤其是外地人，以为六爷是那个年代老北京人的代表。这大概也是引发北京人热议的原因。

可以肯定地说，“老炮儿”六爷绝对不是老北京人的代表。

2 京城老泡儿

Beijing's rogue class

老北京人都他那样，那还是北京吗？

那么，“老炮儿”是不是跟“混混儿”一样，是流氓代名词呢？也不是。因为在北京土话里，压根儿就没有“老炮儿”这个词儿，相应的土话应该是“老泡儿”。

什么叫“老泡儿”呢？笔者手头有一本徐世荣先生编的《北京土语词典》，还有一本陈刚先生编的《北京方言词典》。

《北京土语词典》里，没有“老泡儿”这个词儿，当然，也没有“老炮儿”这个词儿。

《北京方言词典》里，有“老泡儿”这个词儿，但它的注释有二：一、年轻时调皮过的老人；二、男妓。显然第一种解释，跟北京人说的“老泡儿”有些相近。

“老泡儿”这个词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到九十年代，北京人已经很少有人说了。

像“圈子”（女流氓）、“老兵”（老红卫兵）、“边儿懒”（白边的懒汉鞋，即带白边儿的松紧口布鞋）、“盖了”（极好）、“瞎菜”（麻烦了）、“给他一大哄”（起哄）等词儿一样，属于北京土话中的流行语。用现在的话说是“热词”，即流行一段时间，热乎劲过去，词儿就喂屁着凉了，也就是没什么人说了。

是《老炮儿》这部电影又让这个词儿起死回生了。在此之前，也许只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，才听说过“老泡儿”这个词儿。这种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流行语很多，因此，徐先生在八十年代出版的《北京土语词典》里，没把这些“热词”列入其中。

其实，“老泡儿”是一句隐语，换句话说它本来是一句黑话。

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俚语隐语行话词典》里，有“老泡儿”的词条。它的解释是“北京流氓团伙的老流氓。”这跟我

小时候在胡同里，听到的“老泡儿”意思是相吻合的。显然电影《老炮儿》，应该是《老泡儿》。

互联网时代，是酷词、热词不断翻新的年代，您把“老泡儿”写成“老疤儿”也不会有人跟您急，更不会有人为这个跟您较真儿。

但偏偏有人为“老炮儿”这个词儿，站出来自圆其说：为什么把老流氓叫“老炮儿”呢？这个词儿是从炮局胡同这儿来的。

炮局胡同是东城的一条元代就有的老胡同，从大地方说离雍和宫不远。清代曾在胡同设有炮厂，也就是做大炮的地方。老北京把做什么物件的地方叫“局”，所以这条胡同后来就叫炮局胡同。

清朝末年，大炮不在这儿做了，原址改为监狱。一直到北京解放，这所监狱关押过抗日英雄吉鸿昌，中共地下党员安子文等，也关押过汉奸王克敏、川岛芳子等。当时，这里四面是高墙电网，还有七个炮楼，看上去阴森恐怖。

我小的时候，老北京人吓唬小孩时，常常会说：“小子（音贼）你要不老实，不听话，把你送到炮局去。”

其实北京解放后，炮局胡同的监狱已经改为拘留所，后来是劳改局，再后来是北京公安公交分局，早就不是监狱了。所以把“老炮儿”这个词，往炮局胡同这儿“贴”，有点儿不靠谱儿。

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附会。老北京城里的监狱，不止炮局胡同一处，其它还有如草岚子、半步桥等多处监狱。以前压根儿也没听说过，蹲过炮局胡同监狱的人叫“老炮儿”。

而且词意上也对不上茬儿。在北京话中，炮属于大的事物，一般不带儿化韵。带儿化韵的“炮”，只能是小孩儿往地上摔的“摔炮儿”，或者是用东西能砸出响儿的“砸炮儿”。

那么为什么北京话把老流氓叫“老泡儿”呢？“老泡儿”的意思有多种说法，但它的基本含义是，什么东西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，自然就被泡透了。

泡透的东西最有柔韧性，也最为坚固，如同在河里沉了几百年的老红木或老沉香，它的坚固性往往是一般木料所无法比的。

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越是紧密度高，也就是越是结实的木头，放到水里越能沉底儿。不信，您可以拿块红酸枝类（紫檀）这样的木头试试。把它放到水里，会很快下沉，并且轻易不会自己漂起来。相反一般的木头放到水里，是永远沉不了底儿的。

“老泡儿”这个词的原意，大概就是从在水里泡的时间长短角度引申出来的。“水”常常被人们喻为某种情境，某一行当的内幕复杂叵测，往往被人说成这里“水”忒深。

在“水”里泡透的“人”，做不到人情练达，世事洞明，也会对世态炎凉有超于常人的敏感。这种难以名状的生活嗅觉和处事旷达与淡定，就构成了“老泡儿”的基本人生态度。用姜是老的辣来形容“老泡儿”，再恰当不过了。

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如果把“老泡儿”作为某一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角色，那么这个角色应该称为“老江湖”，而不只是“老流氓”。因为只用“老流氓”概括不出“老泡儿”这一社会人物的整体形象和其复杂的人生内涵。

当然，“老泡儿”还有其它的说法，比如有人认为“老泡儿”，是指“老三届”（1966、1967、1968 三届的初中、高中毕业生）没有上山下乡，留在北京的那拨人。

当时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，这拨人却以各种借口躲过了到农村插队或兵团军垦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工作，基本上在家“泡”着，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也称为“老泡儿”。

其实，这是对“老泡儿”原意的一种引申说法，用文词说是借喻，用土词说是“打僚”。犹如这个人行为举止迟缓呆滞，我们往往说他是“犯木”、“木头人”或“太面”、“面瓜”一样。

“泡”在北京土话里，本来就有捉弄、讨巧、虚实难辨的成分，比如在北京土话里，说这个人干活儿磨磨蹭蹭磨洋工，叫“泡蘑菇”；说某人找借口到医院开假条不上班，叫“泡病号”；说这个人办事不认真，稀松二五眼，叫“汤泡饭”等等。

您看这个“泡”字引申出多少词儿来。但这些词儿跟“老泡儿”的原意没有一点儿关系。

“老泡儿”的存在，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所以同样是流氓，不能把京城的“老泡儿”，跟上海的流氓大亨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相提并论。因为北京是帝都，天子脚下，在历史上压根儿就没出现过黄金荣、杜月笙这样在商界、政界叱咤风云的大流氓。

当然，也不能把“老泡儿”跟老北京天桥“南霸天”、“黑阎王”之类的欺行霸市、胡作非为的流氓扯到一起。因为，北京解放以后，政府对这些带有“黑社会”背景的势力打击力度非常大，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的流氓团伙在京城几乎绝迹。

当时的社会“净化”程度，也没有大流氓们生存的土壤，像在四九城到处打架、耍混蛋之类的，充其量也就是“混混儿”级的流氓而已。

那么“老泡儿”属于什么级别的流氓呢？笔者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，而且已经年过花甲，以我对“老炮儿”的观察了解，他们应当属于“潜水艇”级的流氓。

为什么说他们是“潜水艇”级的呢？因为“老泡儿”之所以叫这个“老”字，也是有资质的。所谓“资质”，就是多少得蹲

6 京城老泡儿

Beijing's rogue class

过几年大狱，没在大狱里啃过窝头，您没资格叫“老泡儿”。

蹲过大狱绝对不是好名声，虽然有种种不同的案情，甚至冤假错案，但人们似乎不去考虑这些因素，只要是蹲过大狱，似乎就不是好人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北京人忌讳说谁蹲过大狱，而且把蹲过大狱叫“进去过”。

不过，从另外的角度看，“进去过”在江湖上却有了立身之本。流氓也罢，土匪也罢，只要“进去过”，就有了当“大哥”的资本。

“老泡儿”磕过碰过，经过见过，自然在那个圈子里的“小目大的”生瓜蛋子（年轻者）面前要拔尊，“小目大的”也会拿他们去“拔闯（音创）”，黑话是“报字号”，所以“老泡儿”在所在的胡同或所在的地面儿，无形中就成为了“人物”。

法国作家雨果说过“只有在监狱里修炼过的人，才真正懂得活着的意义。”“老泡儿”敢称“老泡儿”，也是因为他们蹲过大狱后，有了难得的人生履历，也有了所谓“前科”，或者说个人历史上有了砑儿，所以他们知道江湖的深浅，明白江湖的规矩，在为人处世上更加透着深沉，换句话说是老滑头了。

因此，他们轻易不会触犯法律的底线，平时像潜水艇一样潜藏在水下，不显山露水，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真正出手。

从这个层面上看，单纯把“老泡儿”说成是老流氓，又显得偏狭了，因为真正的“老泡儿”犯事儿的很少，他们知道自己在警察那儿有案底，是警察的眼中钉，所以他们不但不轻易犯事儿，而且还想方设法跟片警搞好关系。

有时，地面儿上的片警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感到棘手时，甚至会找“老泡儿”出面，对那些“痞子”级和“小玩闹”级的流氓给以震慑。

所以，单纯说“老泡儿”不是好人，也有失公允。总之，这是很特殊的一类人，换句话说，这类人只有在京城的地面上才能产生出来，而且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年代的社会背景下，换到今天的京城，不可能有“老泡儿”这种人。

我是在西单一带长大的，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我们那一片儿有两个有名的“老泡儿”，一个外号叫“大疤痢（‘拉’的音，被北京人讹化，读成‘离’）”，另一个叫“二蛋子”。这两个人我只闻其名，压根儿没见过，但有一次跟人打架，居然他们的大号派上了用场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们胡同的七八个孩子结伴到玉渊潭的八一湖游泳。那会儿，我们出门玩都是“腿儿着”（走着）。

现在三里河南沙滩加油站的地方，当时是一片平房，我们这帮孩子走到这儿，碰上了两个岁数差不多的孩子，跟我们犯照（目光对视）。

那会儿，双方犯照意味着寻衅，北京话叫“叫碴呗”。双方斗了几句嘴便动起手来，我们是七八个人，对方是两个人，单拳难敌双掌，仗着我们人多，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俩打得落荒而逃。

当时胡同里的孩子打群架是常事，何况我们并没让那两个孩子见血，所以打跑他们，我们跟没事儿人一样，该游泳游泳，该在八一湖边儿上的菜地里偷吃萝卜吃萝卜，等太阳落山，我们玩累了，往家走的路上，才知道捅了娄子。

原来那两个挨揍的孩子回到胡同，把受欺负的事儿告诉了他们的大哥，大哥去找胡同里的“老泡儿”诉苦。

“老泡儿”听说自己地面儿上的孩子受了委屈，不能不管，于是一声召唤，呼啦啦招来二十多个半大小子。他们准知道我们游完泳回家得路过这片平房，便在路口等着我们。

我们这帮孩子快走到路口时，有眼尖的，看见那帮孩子手里拿着棍棒，想起打架的碴儿，知道情况有点儿不妙。大家伙儿正准备抹回头奔玉渊潭方向跑的时候，已经被人家呼啦啦给围上了。

对方是二十多人，而且有一半岁数比我们大，手里还拿着家伙。我们七八个人，赤手空拳，哪是他们的对手？先头以多打少的那种凌气顿消。

那两个挨打的孩子这会儿也抖起份儿来，狐假虎威地冲着我们乱骂起来。

望着这帮人气愤填膺的脸色，我心里一沉，后脊梁沟吡吡直冒冷汗：这下完了，脑袋不成花瓜，屁股上也得被捅俩血窟窿。

双方剑拔弩张，正准备动手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里的老大，“六八届”的三哥，突然冲对方那个“老泡儿”喊了一声：“大哥！你不认识我了！”

我记得真真儿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都把目光投向三哥。

“你是？”那个“老泡儿”不到三十岁，梳着大背头，长脸小眼，一脸煞气。他不动声色地走到三哥面前，把脸一绷问道：“谁呀你是？”

三哥笑道：“我是二蛋子的弟弟，三蛋子呀！”

“什么？你是三蛋子？”那个“老泡儿”转了转眼珠，突然冷笑起来：“你们家住哪儿？”

“还在西斜街那边儿。我哥跟我老说起你。”三哥说。

“说起我？你怎么知道我叫穆XX？”

“他总说起一个姓穆的铁哥儿们当年对他怎么怎么好。”

“是呀。在兴凯湖，我们哥儿俩一个炕上睡了八年知道吗？”

看着这俩人聊得这么亲切，战火已燃的硝烟渐渐消散。那两

个挨了打的孩子因为有“老泡儿”的情面，一时间也无话可说了。

末了儿，三哥给那两个挨打的孩子赔了不是，那位姓穆的也网开一面，让我们一步。一场恶斗因为“老泡儿”二蛋子的大号，居然化干戈为玉帛了。

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，三哥怎么成了二蛋子的弟弟三蛋子了呢？这不是虚晃一枪吗？

事后，我问三哥：“你真沉得住气，你怎么知道他姓穆呀？”

三哥嘿然一笑道：“他自己告诉我的呀。”

“你哪来的这胆儿呀？”我问他。

“从《智取威虎山》杨子荣那儿学来的。”他笑着说。

我一直以为这位三哥有这种胆识，将来会有大出息。多少年之后，见到他弟弟，才知他二十出头就因公去世。人走容在，至今我依然记得他用“老泡儿”智退“老泡儿”的往事。

搜索记忆，我真认识一个“老泡儿”，他是我小学同学的二哥。

我的同学他们家七个孩子，五男两女，他在男孩儿里排老五。那会儿，一个家庭有七八个孩子的不算少，这五个男孩儿被胡同里的人称为“五虎”。

您想人们都称他们是“虎”了，谁敢惹他们呀？“五虎”当中，以老二最横，不到二十岁，就因为碴架把人打残，蹲了大狱，在大兴的团河劳改农场，啃了七年窝头。

我到他们家玩的时候，老二已经刑满释放，在家“泡”了两年多了。因为跟老五是同学，我管他叫二哥。

二哥身材瘦高，寸头方脸，平时玩跤，一身的疙瘩肉，但他少言寡语，见了我总是摸摸我的脑袋，咧着嘴微微一笑说：“来，

给我背首唐诗。”

我小时候跟我外祖父长大。外祖父是清末秀才，是京城有名的藏书家，他对晚辈管教很严，每天要背《三字经》、《名贤集》、唐诗宋词之类的。我平时短不了在同学面前背一段，显摆显摆。二哥知道我好这个，所以常常听我背诗。

当时，一条胡同犹如一个封闭的小社会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，可胡同的人都知道，当然，二哥“进去”的事儿家喻户晓，所以他这个“老泡儿”是胡同里的“名人”。胡同里的孩子到外面打架，总要提二哥的大号。

二哥平时很少出门，他养着几盘鸽子，每天放鸽子占去他很多时间，此外他还养蝻蝻儿，养了两盆龙睛鱼。

北京人把鸽子也叫“斗气虫儿”，因为放飞的鸽子在天空飞的时候，养鸽子的人相互“裹”，行话叫“撞盘儿”，你把我的鸽子“裹”去，我把你的又“裹”进来，相互之间常常为此争斗。

有一次，二哥一只“乌头点子”被白塔寺的老五给“裹”走了。二哥的一个朋友找人讨要。老五是那一带有名的流氓，放出话来：“让他拿五只别的鸽子来换。”

二哥听了这话急了，把自己腰上的板带解下来，递给那位朋友，对他说：“跟老五说这‘点子’是我的。”

那个朋友拿着二哥的板带，再去找老五。老五傻了眼。不但把鸽子给了二哥，事后还请二哥在同和居撮了一顿。可见二哥的范儿有多大吧。

像那个年代的北京人一样，平时二哥办事总拘着面子，很少跟人有红脸的时候，至于说找茬儿出去跟人磕架，我从来没听谁说过。不过，他的气场在，胡同里的孩子见了他，总会带有几分敬畏。

二哥在家“泡”了几年后，三哥托人给他在铁路上找了个差事，后来听说他娶妻生子，有了家室。我参加工作后，一直没见过他。他要是健在，现在也得有七十多了。

物换星移，物是人非。当年的“老泡儿”，现在大都在六十岁以上了。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代表着逝去的那个时代。同样，他们的行迹也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。

现在，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“老泡儿”，您会觉得有些举止挺好玩儿，但在猎奇的时候，您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某种荒唐。这也许正是“老泡儿”留给历史的感喟，也是让我们值得回味的地方。

刘一达

2016年12月18日

于北京 如一斋

*Beijing's
regime club*

目 录

第一章	/1
第二章	/9
第三章	/24
第四章	/34
第五章	/54
第六章	/73
第七章	/93
第八章	/111
第九章	/129
第十章	/152
第十一章	/172
第十二章	/200
第十三章	/227
后记	/251



*Beijing's
regime class*

第一章

一个故事没有好的开始，就像一个姑娘眼睛没有神采，哪怕只是魅惑地一眨。有一句话不管你信不信，但我信，那就是京城 80 年代第一拨赚到钱的人要么死了，要么都在监狱里！80 年代决定了老泡儿格局的那些脸谱，也是一样。

1996 年的严打断送了北京老泡儿在北京的势力。这才有了后来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势力渗透京城。北京爷们儿骨子里的仁义绝非“唯利是图，见利忘义”所能动摇，也容不下我对你有义的时候，你用利来诱惑我。北京爷们儿可以为朋友浴血街头，同样也会为家庭忍辱负重，为此也就有了妥协，有了煎熬。但更多的人选择了问心无愧的哪怕痛痛快快地多活一天是一天。

90 年代初期，震惊京城的火拼大案此起彼

